



伊犁 文史资料

第
32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伊犁文史资料

(第32辑)

人文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伊犁文史资料(第32辑)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

伊宁市阿合买提江街 189 号 邮编:835000

新疆伊犁日报印刷厂印刷

伊宁市边境经济合作区辽宁路 2518-150 号 邮编:835000

850×1168 32 开本 字数 182 千字

印数 1-1000 2012 年 6 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资料准印证(第 26 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顾问：沙吾提别克·努尔兰

总编：阿若甫江

副总编：邱建玉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安英新 李占民

邱建玉 杨振波

赖洪波

主编：邱建玉

目 录

额敏县喇嘛昭的故事	李桥江(1)
“江格尔”之乡:和布克赛尔	铎 达(4)
阿不都乔龙草原的太阳	大 李(6)
白桦林:天赐人间的繁华	蒋小寒(10)
海天碧绿那拉提	娜 娜(14)
哈巴河孕育童话的地方	王建屏(18)
风景如画的唐布拉草原	网 事(22)
赛尔草原的发现之旅	李桥江(28)
浑然天成话夏特	王建中(35)
穿越黄金河谷	李桥江(38)
新疆山羊故事	李桥江(51)
葡萄美酒夜光杯	周 磊(58)
寂静的萨孜草原古墓	李桥江(61)
静静的额敏河	李桥江(64)
会卜阴晴的乌孙山	宋伯航(67)
浪漫流淌在苏拉夏情人谷	周志东(71)
热气泉与红河谷	周志东(76)
探幽惠远古城	宋文豪(79)
塔城柯尔克孜与喇嘛教	李桥江(82)

王金凯的景物与印象世界	李桥江(86)
打开哈萨克音乐文化之窗	毕 亮(89)
禾木,遗落的家园	徐麾飞(94)
阿勒屯古城发光的金子	巩亮亮(98)
淡定的吉木乃沼泽湖	李文强(101)
天湖忧伤恬静所在	郭艺文(105)
巴旦杏花浓香的火焰	李桥江(111)
苏阿苏沟难解之谜	亮 亮(118)
塔尔巴合台山的草莓红了	李桥江(125)
3000年战马传奇	南香红(130)
草原石人见证文明交融	南香红(137)
巩乃斯河谷的诗情画意	佚 名(142)
杨树林的戏法	李桥江(146)
沉默的草原“苹果”	李桥江(153)
大海拉提的草原	李桥江(157)
深秋的萨孜草原	李桥江(161)
探秘木扎尔特冰川	宋伯航(164)
北屯五十年	李桥江(170)
额尔齐斯河的魂	李桥江(176)
薄荷的传说	李桥江(185)
“胡须墓”的秘密	李桥江(188)
从草原到麦田第一次的感觉	李桥江(194)
吉力湖幻影	李桥江(202)

神秘的阿尔泰发晶	李桥江(209)
伊犁河,来自天堂的河	马康健(215)
胡姬音乐与舞蹈的浸润	南香红(227)
蓝色的“爱情草原”	李桥江(234)
鹿头骨雕诉说草原情节	武润生(240)
夜色下的伊犁河	冯庆华(246)
聆听哈萨克族最古老的讲唱艺术——韵文 ..	王志华(249)
感受喀纳斯的文化魅力	王志华 刘新海(253)
上苍之鞭	李桥江(264)
原生态景色凸显新疆品质旅游	孙 宾(267)
世外桃源库尔德宁	梁晓阳(270)
库热大庙探秘	李桥江(274)
天山的眼睛	李桥江(277)
巴尔鲁克山的蛇	李桥江(284)
新疆的草原	李桥江(291)
草原青铜刻远古辉煌	武润生(298)
布尔津天边的那座童话之城	陈 超(304)
天马自古出伊犁	赖宇宁(307)
夏橡与左公柳	李桥江(312)

额敏县喇嘛昭的故事

李桥江

额敏县有四个被称为喇嘛昭的地方,其中,一个乡被称为喇嘛昭乡,这些地名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文化传承,是谁留下来这些有趣的地名呢?初冬时节,我在额敏县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故事。

一

喇嘛昭,即佛教分支喇嘛教诵经念佛场所,汉语称喇嘛庙。也门郭勒蒙古族自治县喇嘛昭是该县最年轻的地名。1988年,当地蒙根部落的蒙古族群众修建一座喇嘛庙,也门郭勒蒙古族自治县喇嘛昭的名称由此而来。库鲁木苏乡喇嘛昭,隶属察哈尔部落,始建于1922年,“文革”时期毁损,1989年重建。这两座喇嘛庙因为规模较小,因此,名气也仅限于当地。

名头最大的莫过于喇嘛昭乡。喇嘛昭乡的历史与额敏县的历史密不可分。窝阔台汗国时期,这里就是蒙古人的牧场。在其后长达500多年的历史时期,额敏县辽阔的草原均为蒙古人的牧场,因而产生了许多一直沿称至今的蒙古语地名,如都鲁部津、吐尔滚、乌雪特、塔尔吧哈台、多罗台等等。

1909年柯尔克孜部落在今喇嘛昭乡修建了一座喇嘛庙,喇嘛昭之名由此诞生。据说,柯尔克孜部落修建喇嘛庙之前,当地便有一座流动的喇嘛庙。它就像牧民的蒙古包一样,随着牧民的转场,流动在草原上。喇嘛昭乡发现煤炭,进而出现定居牧民,民众将流动庙宇改建成土木结构喇嘛庙。相传,喇嘛昭乡喇嘛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一万人。

二

20世纪60年代初期,柯尔克孜部落迁居塔城市,喇嘛庙衰落了。“文革”中期,当时的生产队拆除了喇嘛庙,曾经香火缭绕的喇嘛庙,只剩下一个土堆,静静的待在该乡制高点,水源区域附近,俯瞰着这片土地的世事变迁。

近年来,随着各地旅游产业的兴起,喇嘛昭乡开始谋划在原址重建喇嘛庙,吸引外界游客,然而,由于资金等原因,直到现在,曾经的喇嘛庙依然是一座荒废多年的土堆。

郊区乡巴尔鲁克喇嘛昭是额敏县最早出现的土木建筑庙宇,始建于1804年,属于巴尔鲁克部落,遗憾的是这座喇嘛庙同样毁于“文革”。1986年巴尔鲁克喇嘛昭得以恢复重建,目前,这座喇嘛庙是额敏县现存规模最大的喇嘛庙。

苏仁加甫建议我们在巴尔鲁克喇嘛昭采访年轻的住持喇嘛,并且注意观察喇嘛庙的建筑风格。不曾想,庙门紧锁,轻易不出门的小喇嘛不知去了何方。苏仁加甫打电话

联系了半天,小喇嘛的手机始终无法接通。我们只好请苏仁加甫答疑解惑。

巴尔鲁克喇嘛昭共分前后两个部分,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以上。其建筑是按照毁损前的喇嘛庙风格而建。巴尔鲁克喇嘛昭即是郊区乡蒙古族群众的圣地,也是塔城市等地信奉佛教群众常常朝拜的场所。

四个喇嘛昭,四座喇嘛庙,善良的人们祈福平安吉祥的心愿一直在流传。

“江格尔”之乡:和布克赛尔

辑 达

蒙古族传说中的英雄“江格尔”也有自己的故乡,那就是和布克赛尔大草原。

传说中江格尔的故乡在祖国西部一个叫宝木巴的地方。人人向往的宝木巴是一个没有灾难,没有疾病,没有贫穷,也没有战争的梦想之地;那里四季如春秋,白天吹着轻轻的风,夜里下着绵绵细雨;那里的人们永葆青春,都像是活在 25 岁。那里是一个天堂的地界……江格尔汗选择这里定居,誓死捍卫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江格尔》史诗产生的源头在今天新疆的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在和布克赛尔县境内,《江格尔》具有“三多一长”的特点:“第一多”为“江格尔齐(蒙古语,意为专门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多。早在 19 世纪涌现出了不少说唱艺人,其中著名的有胡里巴尔·巴雅尔、克力格·额尔赫太、西西那·布拉尔等。20 世纪涌现出冉皮勒、加·朱乃等 40 余位《江格尔》说唱艺人。

“第二多”为收集《江格尔》章节多。和布克赛尔县 11 位江格尔齐传唱 68 章《江格尔》,目前已全部出版成册,还有部分江格尔齐传唱的《江格尔》还未出版。“第三多”为民间遗迹和《江格尔》章节中谈到的地名相似地众多。“一长”

是指《江格尔》史诗产生、发展、流传的历史长,和布克赛尔的《江格尔》说唱始于17世纪。

走出史诗的字里行间,看一看真实的和布克赛尔,这里依然是一个让人留恋的地方。这里的人民都从心底尊重江格尔汗,用心唱着《江格尔》传说。

漫步在和布克赛尔县城中央的江格尔广场,走来一位装扮成史诗里战士模样的人,跟你一起合影留念,还可以为游客当导游,用夹杂着蒙古调的普通话介绍美丽的和布克赛尔。这里的人们就是如此热情,从不认识,很快就会变成朋友或者兄弟。

史诗中的英雄江格尔立于广场中央的台阶上,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为子民担心的忧郁,雄伟的身材透露出威严。和布克赛尔的一草一木都对江格尔有感情,这个土地上的人们一代又一代,吟唱着江格尔的英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佛宝弘扬的开始,

众神崛起的年代,

人世间出了一位英雄。

他是塔黑勒珠拉汗的后裔,

唐苏克本巴汗的嫡孙,

乌仲阿拉德汗的儿子,

一代孤儿江格尔。

.....

阿不都乔龙草原的太阳

大 李

有时候,人们固守着一片土地,并没有特殊的理由。他们从蹒跚学步,直到古稀之年,每天望着太阳从东边的山头升上中天,又落在西面的群山之中,他们知道祖先就是一辈一辈地将太阳传递到自己实现中的。

实际上,他们也明白即使自己离开这片土地,太阳依然会升起落下,草原依然会一岁一枯荣。

—

生活在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阿不都乔龙草原上的奥尔白玛老太太,在自己60余年的春秋里,已经无数次地验证了这个道理。

数年前,奥尔白玛的老伴阿音格力去世了,七个儿女相继长大了。而阿不都乔龙草原的太阳还是那张多变的面孔,热情起来能灼伤你的眼睛,扯来一块云团又是雨雪交加。

奥尔白玛的畜群每年6月初从春牧场转到海拔2500米以上的阿不都乔龙山顶夏牧场,在这里待到8月底下山。我在阿不都乔龙草原见到奥尔白玛老太太时,她正坐在毡房前的草地上守望着自家不远处的羊群。

直到采访结束,要离开老太太毡房我才领悟到老太太

守望畜群时心里究竟在想着什么。奥尔白玛的生命已经完全融入了这片草原。年迈的老太太坐在草原上时,儿女们在草原上嬉戏的场景就会像放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在她脑子里显现出来,奥尔白玛也会因此忘记一个人在草原上生活的孤独。

如果告诉你除了转场及孩子们放暑假之外,在阿不都乔龙草原的夏季游牧生活中,20头牛、5匹马、300多只羊全由奥尔白玛一个人照应,多数人可能不相信,但事实就是这样。尽管许多时候都是老太太一个人待在草原上,七个儿女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但奥尔白玛每天依然挤牛奶、挤马奶、做酸奶、晒奶疙瘩、蒸奶酒,将毡房内能成奶制品的器物装的满满的。

阿勒腾齐米格是奥尔白玛的小女儿。我采访时,她刚刚从新疆师范大学回来度暑假。

这位腼腆的姑娘说:草原好!至于好在哪里,她说:好在感觉上。她说这句话时的神态,让人想起奥尔白玛饱经沧桑的面庞,照此下去,如果不出意外,数十年之后,阿不都乔龙草原的太阳又会雕刻出一位几乎与奥尔白玛一模一样的蒙古族老太太。

生命的情趣,就在于挑战未知的世界。眼瞅着一位花儿一样的姑娘在不久的将来会步其母亲的后尘,变成老态龙钟的老太太,我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悲怆。

不过阿勒腾齐米格随后的回答让我宽慰之余,又陷入

一种矛盾之中。她说,草原虽好,但自己是不会在草原上待下去的。新鲜劲一过,城市生活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将她拽回城市。

那么奥尔白玛之后的阿不都乔龙草原会是什么样呢?我站在奥尔白玛的毡房前,遥望四野,绿茵茵似乎从未被践踏过的高山草甸,辽阔寂静到了极致。洁白的云絮在数百米开外依偎着起伏不定的草原,理不清、扯不断地移动着。那情形恰似我矛盾的心态被真实地物化,距离近的让人感觉到还带着自己的体温。背阴处残存着的线条柔和的冰雪,白的令人目眩,稀疏的毡房,成群的牛羊……

我陷入长久的思索之中。

二

从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上而言,阿不都乔龙草原上游牧民的生存状态是不可替代的。然而,从现代观念来看,阿不都乔龙草原上的生存方式又是原始封闭必须改变的。两相对照,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奥尔白玛家的现状就是一个缩影。奥尔白玛既希望儿女们能陪她在草原上生活,又怕耽误了儿女们的前程,矛盾中她还是将子女送出了草原。在县城工作的儿女们曾要接母亲到城里生活,但奥尔白玛死活不同意。

她说:自己老了,已经离不开草原了。

这几年,让奥尔白玛最高兴的就是暑假。那时,不仅阿

勒腾齐米格会准时从乌鲁木齐赶回来,几个孙子、孙女也会来到草原上,像百灵鸟一样将毡房内外吵得热热闹闹的。特别是阿勒腾齐米格向她描述乌鲁木齐时,惹得一辈子最远只到过百余公里外的和不克赛尔县城的奥尔白玛,真想去看看乌鲁木齐的高楼、汽车。不过,畜群却让她一点也抽不出时间。

同样,最揪心的也是暑假结束的日子。奥尔白玛说:自己在草原上多待一年,儿女们走得再远,工作再忙碌,草原的养育之恩都会像扯不断的线,让儿女们感到心安。因为,妈妈就是孩子们的草原,奥尔白玛就是草原上那顶与世无争、永远对孩子们敞开着的毡房。

我在与阿勒腾齐米格的交谈中,感受到一位母亲赋予儿女们的东西。

阿勒腾齐米格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忘记游牧生活带给自己的快乐和憧憬。

阿不都乔龙草原的生活经历对于阿勒腾齐米格来说,无疑是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库,或可称之为心灵的归宿地。它就像一块永恒的净土,深藏于阿勒腾齐米格的心间,不管世事如何变化,净土始终是神圣的,会时不时显露出来,以草原的博大胸襟帮助阿勒腾齐米格化解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和挑战。

至于奥尔白玛之后的阿不都乔龙草原,历史早已做出了回答:千百年来,草原上的枯荣兴衰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白桦林:天赐人间的繁华

蒋小寒

现在,阿勒泰桦林公园中的林木几乎是后来自然生长起来的次生林,树龄一般超不过 50 年。因为原始的森林在上世纪 40 年代时,毁于一片战火之中。但是阿勒泰桦林公园与一般的人造公园不同,树种为寒温带山地阔叶次生林,以白桦树为主,青杨次之。林间杂生有野蔷薇、锦鸡儿、绣线菊、黑醋栗、野刺玫等十多种灌木。林下及空地生长有萎陵菜、野薄荷、草昧、白三叶草、红三叶草、草木樨、黄花苜蓿、黄蒿、白蒿等各种草本植物。在低尘湿泽处生有菖蒲、芦苇、莎草、苔藓等。

—

如果想看北国的雪,一定要去阿勒泰,如果想看北国的白桦林,也一定要去阿勒泰。阿勒泰有一片著名的哈巴河白桦林,但是,更富有北国浪漫情调和意境的还属阿勒泰市里的桦林公园。

12 月的冬天,阿勒泰进入了银白的世界,银色的山围拢在阿勒泰的四周。在冬季,阿勒泰的天空依然透着纯粹的湛蓝,与银白的世界构成一个唯美的童话世界。克兰河从阿勒泰市中心流过,它是额尔齐斯河的一条支流,很有